

# 蒋经国掌权三青团后与二陈矛盾激化 5

历史揭秘



师永刚、方旭 编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蒋氏家族最神秘的一个成员,一个家国的背叛者,一个自由时代的设计师。本书力图全景展示蒋经国一生的传奇命运:蒋经国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?为什么创造了蒋家党天下,又会亲手结束蒋家党天下?他是共产党员,也是国民党党员;他用苏维埃方式维持国民党统治,用美式民主结束蒋家统治。几乎没有人有具体资料来描述真实的蒋经国,他的生活、他的性格、他的思考,其实仍然是一个谜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蒋经国和章亚若的婚外情暴露后,引起各方不满。章亚若突然病逝,留下一对双胞胎。

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未来有着较为深远的考虑,从赣南开始,就不断为蒋经国提供各项实质协助。蒋经国相当留意文宣战的效用,因此创办了《正气日报》,还设立通讯社、出版社、书店,并喊出“到赣南来”的口号,希望与延安抗衡。但没多久,国民党许多老人在他背后议论纷纷,认为小蒋太过张扬,连蒋介石都去函提醒他,尽可能不要大张旗鼓,以免招惹。

蒋介石对持续拉近蒋经国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格外用心。1940年10月,宋美龄在香港养病,刚好蒋经国自美受训完后返回,蒋介石特地派蒋经国到香港迎接蒋经国,并为他引见宋美龄。这也是蒋经国首度踏上香港的土地。

蒋经国虽然在行政上是在赣南担任专员,但蒋介石为加速对他的历练,不时以特别任务的形式,指派蒋经国到重点区域代替他巡视。珍珠港事件后,美国加入战局,为蒋介石提供全新盟友协助力量。1942年1月,蒋介石派出第五军、第六军投入缅甸战场,确保滇缅公路畅通,并带领蒋经国一同在腊戍会晤美方派出的中印战区司令史迪威,同时检阅部队。蒋经国接着还独自留在腊戍一个星期,代表老蒋慰问第六军每个连队。

蒋经国对国民党的暮气沉沉非常不满,多次写信提醒老蒋。由于人团后的特殊待遇,三青团已经成了升官发财的渠道,尤其是复兴社(“中华民族复兴社”的简称)把持的组织部,更把三青团搞成小圈子,步国民党各派系生活腐化、失去革命意识的后尘。蒋介石此时再度指派充满抱负的蒋经国出任三青团的政

治部主任,不但让他在掌握三青团上更进一步,更俨然有“太子系”人马成形、可与党中央组织分庭抗礼的味道。

1944年年底,八年抗战步入尾声。1945年列强为争取苏联对日宣战,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,签订了《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》,即《雅尔塔协定》,让蒋介石损失惨重。由于美方单方面同意把旅顺和中东铁路交还给苏联控制,加上外蒙古维持现状等多项关于远东问题的条件,以换取苏联同意调遣25个师越过西伯利亚,秘密出兵东北攻日,确保盟军在陆地作战的胜利,斯大林要求此军事行动要暂时对中国当局保密,等到部队全部转移完毕后再由美方告知。

蒋介石发现苏联介入政局已不可避免,只好如列强要求,派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,于1945年6月27日前往莫斯科谈判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。面对苏联,有留苏背景的蒋经国自然成了蒋介石征询的重要人选,他也指示蒋经国以顾问身份随团访问。

莫斯科谈判期间,小蒋参与了几次公开会谈;让宋子文不满的是,蒋经国竟然能有机会与斯大林私下密谈。仅挂着上校军阶的蒋经国,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本就不是谈判条约,而是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,建立中苏间高层对话渠道。斯大林不管公开还是私下都展现了欢迎蒋经国来访的热诚。在双边一开始的礼貌性会面时,斯大林当着宋子文的面,特地让警卫递上一支俄制冲锋枪,赠给蒋经国当做礼物;双方私下会晤时,他又拿出一把苏制左轮手枪送给蒋孝文,以

凸显双方关系友好。

与斯大林晤谈过程中,虽然蒋经国根据蒋介石训令,提出排除美国在东北开发的参与,探询苏方能否保证中国对东北中苏共同实业的控制权,但关键问题仍在外蒙古独立上。小蒋虽力争中国因割让领土而与日本交恶,因此国民无法接受以外蒙古独立为条件,换取苏联参战,但斯大林推动外蒙古独立的立场坚定,宣称此举是为苏联的军事战略考虑并预防外敌攻击,导致蒋经国的努力毫无成效。

虽然蒋经国此后依旧是蒋介石重要的苏联问题幕僚,也力主保持双边友好关系,但东北交涉的失败,让他被迫暂时保持低调,不再插手重要的中央政务。

1946年春,蒋经国由东北调回南京,担任军委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副处长,处长由陈诚兼任。蒋经国在南京可以随侍在蒋介石身旁,并依旧保持俭朴的生活作风,家眷则安置在杭州。蒋经国也在抗战后安排重修了溪口老家与丰镐房。

蒋经国依循古礼为母亲下葬。由于毛福梅名义上已与蒋介石离婚,更须顾及宋美龄的反应,所以蒋经国并未在墓碑上提及老蒋的身份,甚至遵照老蒋的指示,没有用“毛太太”的称号,仅拜托吴稚晖手书了“显妣毛太君之墓”的墓碑,落款处铭刻“男经国敬立”。在下葬当天,蒋经国痛哭流涕,无限伤心。

1946年9月中旬,三青团在庐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,蒋经国趁着公干的机会,再赴南昌视察一度避居贵州铜仁而失去音信的章氏兄弟。

在三青团这次会议中,蒋经国当

选常务干事兼组训处长,蒋经国一扫被打压的怨气,实质掌握了三青团。但蒋经国的企图心不止于此,在青年普遍对国民党失望的状况下,三青团涌现组党呼声,希望仿效孙中山1924年前例,彻底改组国民党,甚至另组新党,并在确认蒋介石领导的前提下,实现两党轮流执政。蒋介石初期表达赞成态度,立刻引发CC系高度质疑,党团冲突一触即发。

CC系与蒋经国的冲突日趋白热化。由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,党中央开办的中央政校迁回南京红纸廊。原本蒋经国希望把三青团主办的中央干校自重庆迁到北京,但遭CC系主导的教育部杯葛,并建议蒋介石把中央干校与中央政治学校合并成一所新的政治大学,改由教育部管辖。蒋介石同意此一提议。但负责校务实际运作的教育长一职,蒋介石属意换掉陈果夫,由蒋经国接手。未料此举引发CC系高度反弹。

蒋经国早对主持党务的陈立夫与陈果夫颇为不满,甚至对蒋介石说出“党有二夫,政有二之,四凶不除,速国之亡”,颇有除之而后快的感觉。而另一方面,为抵制蒋经国,国民党主控的政校校园内竟出现罢课学潮,引发老蒋震怒,指示陈立夫立刻终止纷扰,让老蒋怒不可遏。虽然陈立夫眼看事态严重迅速收手,但蒋经国也只能无奈地请辞。

眼看青年组织涣散,党中央派系恶斗,蒋介石指示蒋经国成立组织严密的青年组织,希望秘密发展第三势力。蒋经国与亲信商量后,决定成立秘密组织“铁血救国团”,代号为“社会问题座谈会”。但随着解放战争中国国民党的不断挫败,这个组织也终于烟消云散。

# 高敏进入国家队集训,成绩却不理想 5

名人自传



高敏 著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中国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沉寂多年后,首次推出自传励志书《敏·感:人生没有规定动作》,讲述她七十余枚金牌之上的人生修炼。

和很多普通人一样,高敏从逆境中起步,经历被看轻、挫折、迷茫、犹豫,通过不断面对、考问和改变自己,她决战于全运会、亚运会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、世界杯、世锦赛、奥运会等一场场大赛,一步步走上人生的顶峰,成为一代跳水皇后。该书收录了她与困境交锋的不同寻常的经历、思考和体悟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1984年,高敏经历了这辈子最大的苦痛,在训练中受伤的她吐了一个月的血。

1985年初,因为不断受伤,14岁的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怀疑和徘徊。

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员,不是吗?没有几个运动员能在12岁拿到全国冠军,并拿到两个世界分龄冠军,又练好了一套在女子运动员中少见的高难度动作。

但,那又怎样?接下来,受伤,受伤,再受伤!是不是老天在暗示我该退役了?

那段时间,我情绪低落,像一个败得很惨的士兵,拖着被炮火摧毁的心和伤痕累累的身体,艰难地、没有方向、没有尽头地走着。

关键时刻,刘指导找我谈了一次话。她意味深长地说:“当年那些外国专家都认为你能成为1988年奥运会冠军。如果你现在放弃,1988年奥运会时你会在哪里?”她还告诉我,只有跳台才能充分展示出我的特点和实力,只有站在跳台上,国家队才会考虑让我去集训。

我该怎么选?如果不坚持,下一刻我将会在哪里?无论我在哪里,肯定都会后悔。

如果拼下去,也许就能进国家队,一是光荣,二是崭新的机会,以后就算真的不干了,进过国家队,也算对得起爸妈,对得起自己。这一次,我再次作出人生选择:努力进国家队。

1985年夏天,我参加了全国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。

比赛中,不知道为什么,裁判们都不喜欢我的动作,不管我跳得多努力、多好,连7分都很少给。最后,在跳板上我只拿到第七名,10米跳台破纪录——倒数第一。我一点都不难受,反而非常开心。虽然我跳得

出奇的差,向内3周半裁判甚至狠下心给了我0分,向后3周半也给了我0分。但我觉得摔得不疼,没有受伤,所以高兴。

所有人都觉得奇怪,得了0分居然还能笑出来,还有人说我的性格真好。但毫无疑问的是,我的自信心遭受了毁灭性打击。

那一刻,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这句从小就种在我心里的至理名言,却结出了巨大的嘲讽。我停在了命运的转角处,无数的岔路让我迷茫、心痛。

没想到,一个月之后,国家队的曙光,在最黑暗的时候,爆裂在我的天空。

回到成都,没过几天,刘指导兴奋地告诉我,国家队通知我去北京集训,明天必须离开成都,去北京报到。我当时的迷惑大于激动,自己想了那么久的目标怎么一下子就实现了?以前不是不是太小看自己了?

刘指导和刘拿着行李到了火车站。我只有一大一小两个包,大包裹有一个床单、一床被子和几件衣服,小包里有牙膏、牙刷、盘子和一个碗,再有就是用年历做的钱包和放在里面的60元钱。火车汽笛嘹亮,看着窗外,妈妈一样的刘指导越来越远,记忆和眼睛瞬间变得模糊。我开始了更远的跋涉。

1985年11月,我来到北京进入“国家跳水少年集训组”。

这个集训组集中了当时全国跳水界20多个最有潜力的少年运动员,包括许艳梅、熊倪、陈琳等后来的世界冠军。多数小队员一年前就在这里训练了,而且当年的成绩个个都比我好。

命运开始了新的轮回。进省队4

年之后,我跳到了更高的平台上,但却是最低点,我要怎么跳上去?

第一天训练我见到了徐益明教练。他身高1.74米,40岁左右,肚子有点大,老队员们私下叫他“罗汉”。他高兴的时候的确像个笑罗汉,可不高兴的时候像个凶罗汉,这个外号真精准。徐教练是集训组的总教练,他一出现,大家都被镇住了。他站在队伍前给我们安排训练计划,好家伙,一说就是大半天,哪能记得住!

每人都有一份写了满满两页纸的训练计划。一看,全都是最简单的基本功,但数量大、种类多,估计每天6个小时都练不完。

首先是陆上项目。集训组有二三十人,只有几张弹网和几块板,如果排队轮流上,我要练到半夜了。我就找了一块没人用的旧跳板在上面练,只要有弹网空出来,我就争着往上跳。可徐教练好像很不喜欢我,从不拿正眼瞧我,从我身边走过也不看我跳。

一周基本功训练下来,徐教练给集训组安排了一个基本功比赛。他在弹网上做了一个圈,指定大家在网上做10次直体、10次屈体、10次抱膝的连跳,看10次中能有几次跳在圈里。

轮到这时,我很蔑视:不就跳10下嘛,这还不容易。可弹起来后才知道,每次都要弹在圈子里真不容易,10次弹跳对身体平衡要求很高,有一点点偏差就出圈,一出圈再想回来就难了。

其他队员最少的都有五六次在圈里,我很丢人,只有2次。

我比集训组里多数队员要大两三岁,水平却比他们差那么多,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徐教练发话了:

“你的基本功太差,训练不动脑筋,比赛不会发挥,一上台就乱跳,有一身劲又有什么用!”我总算明白徐教练为什么不喜欢我了,原来我给他的印象是这样。我的心瞬间就结了冰,可能不出3个月我就要被打发回四川了。

我安慰自己:反正只是试试,实在不行,混身国家队的队服回去,也算没白来北京一趟。

但在我心里,肯定不是试试,而是一场战争,我得豁出去拼的战争。

第二天训练,我以完全不同的心理去迎接。我自己定了几个规矩:不能只完成训练计划,要注重质量;训练时不聊天,免得浪费时间;每天早10分钟到训练场地,减少10分钟准备活动时间,这样每天就可以比别人多练20分钟,一年下来我就能比别人多练7000多分钟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拼命训练,只要有空就想,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好技术。教练讲的每一个技术我都拿过来认真研究。除了教练的指导,我还问一起训练的队友,听他们的看法。每天第一个到训练场,最后一个离开,从不多说,只是死劲跳、死劲练。

有一天,大家都发了新大衣,我没有,这时我才知道我到国家队不是集训,只是带训。带训的意思是跟着国家队练,但不占名额,几个月后就要回省队,这下连一套运动服也混不到了。

这像一个尖锐的冰锥,深深刺痛了我。但我告诉自己,自己不能看不起自己,决不能放弃这次学习的机会。有一天真的不练了,还有可能做教练,现在所学的技术也不会白学。